歷史與空間

■ 馬 佳

偉人的中秋時間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自古至今，中秋節總是國人最牽魂的日子。人們有「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光輝增」的驚艷、「邀君共賞秋佳月，把酒共話當年時」的喜悅，也有「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的遺憾，更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憧憬與夙願。今天重溫幾位偉人的中秋時間，頗能激起人們的情感波瀾。

被譽為「民族魂」的偉大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魯迅先生，對中秋情有獨鍾，最愛在中秋時節披露自己的心聲。先生自1912年至1936年的二十五年日記中，都有關於中秋的記述，從中不難看出先生的心路歷程。1912年，魯迅應蔡元培之邀赴京任職，中秋節獨居北京，他日記中說：「陰曆中秋也……見圓月寒光皎然，如故鄉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餅祀之不。」思鄉念親之情躍然紙上。「月圓」、「皎然」和「寒光」幾個字眼，不難看出他「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心境，家鄉月餅也勾起他的思念。1914年中秋，魯迅寫道：「雨。星期，又舊曆中秋也。午後閱《華嚴經》。下午霽。許季上來，貽烹鶩一器……」中秋鴨肥味美，魯迅在南京常吃桂花鴨。浙江老鄉兼教育部同事許季上送來醬鴨做節禮。1915年中秋節機關放假，魯迅日記云：「舊曆中秋也，休假。下午許銘伯先生來看《永慕園叢書》。晚季市致鶩一器，與工四百文。夜月出。」許銘伯是魯迅密友許壽裳之兄，季市知魯迅嗜好，送來鴨子，這個中秋夜蠻有情趣。

母親魯瑞偕朱安來京後，周作人夫婦也搬來同住，家裡熱鬧了。1917年中秋節魯迅日記云：「晴。星期休息。上午杜海生來。季市來。潘啟莘來。下午得封德三信，廿三日申發。洙鄰兄來。朱蓬仙、錢玄同來。張協和來。舊中秋也，烹鶩沽酒作夕食，玄同飯後去。月色極佳。銘伯、季市各致餚二品。」先後十位來客，接待任務不輕。中午魯迅在紹興會館請客。傍晚銘伯、季市送來兩款美食，家中也烹了鴨子，瓊漿配佳餚，加之「月色極佳」，這個節過得快樂。魯迅在京住了十四年，每個中秋，朋友們都會攜月餅佳餚與魯迅分享。魯迅也愛在餐館請客或接受宴請，自有「把酒問青天」之快。

與許廣平相戀後，過節更情意綿綿了。1926年應林語堂之邀任教廈門大學，閩地中秋有「博餅」遊戲，即「投子六枚多寡以博取之」，魯迅不太喜歡。1927年魯迅偕許廣平移居上海。1931年中秋日記稱：「舊曆中秋也，月色甚佳，遂同廣平訪蘊如及三弟，談至十一時方歸……」伉儷中秋夜串親戚，其樂融融也。1934年中秋節，針對當時盛行的「性解放」現象，迅翁寫下《中秋二願》：「一是不再胡亂與別人攀親；二是眼光離開臍下三寸。」1936年是迅翁最後一個中秋節，病入膏肓的他還抱病校完《海上述林》，又寫信、撰文、接待訪客……此時他已不能飲酒，見窗外明月，仍面呈笑靨……

開國元勳毛澤東也對中秋節情深意濃。1917年中秋夜，24歲的毛澤東與賀培真等十幾位同窗帶着月餅和水果，月下泛舟湘江。毛澤東提議大家背唐詩，但每句都要有『月』字。有人搶先誦出「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有人念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水月通禪寂，魚龍聽梵聲」，氣氛熱烈。毛澤東起身道：「我完整地背誦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吧——『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灩灩隨波千萬里， 何處春江無月明……』」這聲音高亢而抒情，與水聲槳聲融為一體，在湘江上空迴盪。翌年中秋，毛澤東作《歸國謠．今宵月》詞：「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徹。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卻向青灘洩。雞聲歇，馬嘶人語長亭白。」寫出他與摯友蔡和森遊歷洞庭湖的激情，一句「直把天涯都照徹」凸顯青年革命家胸懷天下的奇志！

「無情未必真丈夫」，1921年中秋，毛澤東給愛侶楊開慧寫了《虞美人．枕上》：「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無奈披衣起坐數寒星。曉來百念皆灰燼，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他倆新婚才一年，毛為革命四處奔波，兩人聚少離多，面對明月「不拋眼淚也無由」！兩年後他再為愛妻寫下《賀新郎．別友》：「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面對明月，其心跡是「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

1947年中秋，毛澤東正率中央機關轉戰陝北，欣聞西北野戰軍大捷，情不自禁，又念親人，馬背上詠出一首五律：「秋風度河上，大野入蒼穹。佳令隨人至，明月傍雲生。故里鴻音絕，妻兒信未通。滿宇頻翹望，凱歌奏邊城。」亦喜亦憂，盡在詩中。1957年中秋節，天高氣爽。64歲的毛澤東重返長沙，重遊湘江。見江山依舊，百感交集。毛脫衣下水暢游起來，良久，他身披浴袍、腳踩淤泥上岸。忽然一腳陷入泥裡，剛剛拔出，另一腳又陷了下去，毛呵呵大笑。就在這一年，他寫下著名的《蝶戀花．答李淑一》……

■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西雅圖向僑胞賀中秋。 網上圖片

習近平的中秋節更稱道。2013年9月，習近平視察遼寧時臨近中秋，他抓住民眾反映強烈的「四風」問題，強調：「要堅決剎住公款送月餅、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和奢侈浪費等不正之風，過一個風清氣正的中秋節。」中紀委監察部網站也及時推出「中秋國慶期間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等『節日腐敗』問題監督舉報曝光專區」，廣受朝野好評。輿論稱，逢年過節人際交往，是國人表達感情一種方式，其核心並非禮物本身，是其代表的情感。某些人利用過節搞歪門邪道就大錯特錯了！

2015年9月23日，正在美國訪問的習近平偕夫人出席在西雅圖舉行的美國僑界歡迎招待會。他滿懷深情道：「再過幾天就是中秋佳節了。月是故鄉明，佳節倍思親。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思念萬里之遙的祖國和親人，祖國和親人也牽掛着每一位海外遊子。我代表祖國和13億同胞，向在座各位，並通過你們向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的全體同胞，致以誠摯的問候和良好的祝願！歡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們這次來美國，給大家帶來一些家鄉的月餅，這是祖國人民的一點心意！」

習近平充滿深情的講話，令現場僑胞備感親切、感動至極，大家說「習主席的話代表了在美華人的心聲！」僑胞們接過這份特製的「釣魚台月餅」，個個眉開眼笑。一位滿頭白髮的老華僑說：「我已經七十多年沒嚐過北京月餅啦，今天又親眼領略習主席風采，三生有幸啊！」

9月27日中秋節晚，習近平與彭麗媛登上紐約華爾道夫酒店18層星光廳，與中國駐美使館、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駐紐約總領館、中資機構員工和華人及留學生代表歡聚一堂，共敘「人是家鄉親」綿綿鄉愁，令人難忘！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鄧羽公是鴉片煙客

在這欄寫了幾篇關於鄧羽公的考證文章，在文界頗受關注。鄧羽公是所謂「南派武俠小說」的始祖。他以淩霄閣主的筆名寫的少林故事，比朱愚齋、我是山人、念佛山人等更早；在1920、30年代，在粵港已擁有大量的讀者。

昨日翻閱雜亂不堪的資料，找出幾張署名三繞的「香港地」專欄剪報，惟不知出自何年何月何報。其中有述及《石山報》者，有「花叢三老」所寫的文章。「花叢三老」的文章，我在何文法所編的《省港名家小說集》看過，卻不知何許人也。在這篇文章中，始知「三老」原名「容老三」，冠上「花叢」，皆因他是在花國打滾之人也。

鄧羽公怎認識這人？怎樣將他從「花叢」提拔出來成為作家？

話說鄧羽公在廣州辦報時已上了鴉片煙癮，每天都要到煙館去「疏乎」一番。來到香港後，此習仍戒不了。

據三繞說，當年的煙館，有煙床。床中央放一托盤，上放一盞煙燈；煙膏是用一個瓦盅子盛載，這個載煙膏的煙盅，也放在托盤內的煙燈側，食者用一支長的鐵針，挑煙膏在燈上烊燒，使煙膏由液體燒成半固體，然後塞進煙槍的斗孔內，才對燈吸啜的。煙館的煙床，如果一個人來抽，就只臥半邊床位，另半邊便空着。生意旺時，就要搭床，另一客人臥在另半邊。鄧羽公最歡迎別人來搭床，因煙館的客人品流複雜，鄧羽公正是希望和各種不同階層的人談話，從中吸取資料和靈感來寫作。

據說，有一次來了個搭床的道友，談起話來，才知他從前是在石塘咀妓院內當先生的，他就是容老三。他說曾在多間妓院工作，負責記賬及做文書工作，因此知道很多石塘咀的掌故。現在失業了，不知做什麼好；鄧羽公便叫他寫稿，叫他將石塘咀妓女的故事寫出來，由他修改刊出，這位容老三，便寫了「石塘酒痕脂膩集」這個專欄。

這一寫，香港便多了一位「鴉片煙作家」，當然，鄧羽公固是，也是他的師傅。花叢三老的塘西文章，三繞說是香港首寫妓女的作品。想不到，這位作者是妓院的師爺；所得的資料，既是親身經歷，也有耳聞目睹的，竟頗受歡迎。

鄧羽公雖嗜鴉片，可不是「妓女文學作家」，他的嗜好始終是技擊小說。可惜雖忝為鼻祖，他的南派作品始終不及我是山人。此外，他那手文白粵語糅雜的三及第，也不及我是山人遠甚。倒是辦報，尤其是小報卻有一手，在廣州已辦過《羽公報》、《愚公報》；來港後的《石山報》，也辦得有聲有色。先是徒弟、後為女婿的何文法，師承其技，搞了張《成報》，在1950、60年代，成為香港最暢銷的報紙。

鄧羽公辦報時便設有專欄，大寫醫藥文章。晚年時懸壺問世，據云頗有聲名，然不知他的鴉片煙癮是否戒除了？

■花叢三老別饒風味的塘西文章。 作者提供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滾人．昆人．昆水．昆西．出老千．行老正

「混」有欺騙的意思。通過以下的音變：

混（wan6）；變聲母→郡（gwan6）；變調→滾（gwan2）

混（wan6）；變調→溫（wan1）；變聲母→昆（kwan1）

滾（gwan2）；變調→軍（gwan1）；變聲母→昆（kwan1）

「混」變成「滾/昆」；無怪，廣東人會叫騙人做「滾人」和「昆人」、叫騙錢做「昆水」了。

如騙人手法的層次較低，那便不難被識破，識破的人或會說「你想『昆西』呀！」究竟「昆西」中的「西」指什麼東西呢？「西」不是本字，是通過以下的音變而成：

細（sai3）；變調→西（sai1）

這樣，「細」變成了「西」，所以「昆西」原來是「昆細」，「昆細路」（騙小孩）也。識破的人有如此反應是因為，他/她認為騙人的伎倆過分低劣，只可用來欺騙小孩。

話說回來，有人以為「滾/昆」的本字是「棍」，因「光棍」指騙子，「棍騙」指詐騙，且「棍/gwan3」通過調變成「滾/gwan2」。其實，「棍」在規範語中從來只作名詞，所以這是事有湊巧而已。還有，有電視台在某傳揚粵語的節目中提到，「光棍」中的「棍」，其本字是「訓」。據《廣韻》，此冷僻字解「欺言」；讀「吻/斤1-3/gan3」，通過變韻母可成「棍/gwan3」。如所周知，「光棍」的手段不只有「言」還有「行」，且「棍」一早已被定性為無賴、不正派的人，那還有必要為「棍」字找「真身」嗎？

「老千」（swindler），人們心目中非一般的騙徒，原指賭場裡專門詐騙賭客的人。廣東人叫進行詐騙做「出老千」或「出千」，後來有人就用「千」一個單字來作為「騙」的代詞。

究竟「老千」中的「千」指什麼東西呢？坊間流傳多個說法。有說，「老千」之所以得名，是因為他們會用上「『千』變萬化」的手段和「『千』方百計」的方式去進行詐騙；也有說，「千」只是個「數詞」，跟「騙人」毫無關連，「千」的正字是一個既僻且深的字——「韉」，語出《正字審查》。對於第二個說法，作者引用了《康熙字典》對「韉」的釋義：「『韉』，音『遷』。謀人財物謂之『韉』。」查「遷」讀「煎/zin1」，通過變聲母成「千/cin1」。雖然「韉」義同音近，但大家有否懷疑一個市井術語當中會用上這麼一個連長研中國文字的大學教授也未必會觸碰到的「韉」字呢？在尋找「千」的正字的過程中，筆者曾有以下的想法：

老千，「老」謀深算，用詭計去把人家的財物「牽」走。

「牽/hin1」通過變聲母成「千/cin1」，那「老千」會否是從「老牽」演變過來的呢？這個想法一直保留在筆者的腦海裡，直至某天在網上翻閱了一段舊港聞報道：

近有等「馬扁」之流，俗所謂「老千」者，……

在追尋「千」的正字上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對「馬扁」一詞，以下文獻有相關的描述：

元《東堂老》：「不養蠶桑不種田，全憑馬扁度流年。」

清初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凡遇地方有甚麼上司經，就向他借……，說雖借，其實都是馬扁。」

原來「馬扁」是欺騙的隱語——把「騙」字拆成「馬」、「扁」二字。由於廣東人習慣上叫人做「老乜老物」（老這老那），「老扁」就成了騙徒的雅號。通過以下的音變：

扁/bin2；變調→邊/bin1；變聲母→千/cin1

「扁」變成「千」，因而有了「老千」的叫法。

江湖中人會叫「出老千」做「行老正」——從良、做正行。理論上，「老千」屬邪門，「老正」走正派，沒理由「行歪說正」的，原來這是個反語，也可看成隱語。其實，這個叫法也不難理解：比方，「老千」行家在公開場合交談時提到一些「出千」的買賣時，都會以「行老正」代之；又比方，「老千」遇上久未見面的相熟朋友，如被問及近況，他會告之自己仍然「行老正」，意在不讓旁人知悉其「老千」身份。

通過上述對「粵語本字」的一些考究，筆者帶出了一個明晰的信息——「找深字作正字」的手法不只誤導還屬不確，給此等考究添上污點。現時坊間流傳的「粵語正字考究」讀物，如《正字審查》、《粵辭正典》、《廣東俗語正字考》、詹憲慈《廣州語本字》（1924）、孔仲南《廣東俗語考》（1933），在處理本字時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上述的不確手法，讀者當引以為戒。

「粵語研究」，博大精深，有「音」、有「形」、有「義」。一般以為，坊間流傳的粵語語料已很完備，可這個想法只是在某程度上成立而已。就近年的「粵語研究」，學術界只側重「音」，而很多時都是圍繞着那一百幾十個讀音作無休止的爭議，對於「俗讀」、「口語讀音」和「粵方言讀音」的補充則甚少落墨；民間只側重「形」，可每多離不開找（作）典故、找近音近義字等不良手法。對粵語的「義」，好一部分是由公眾詮釋的，也有好一部分是沿襲某些不確來源的。又很多時，流傳的是「有『形』無『義』」，且「形」也有可能是不確的。筆者在此呼籲，熱愛探求粵語原本的人們往後應在「義」上多下功夫，畢竟最有意義的事情還是把粵語的精髓精準地傳承下來以及有效地傳揚出去。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語背後

■ 江 鄰

陽光總在風雨後

颱風，是夏日香江的標配。如果一個夏季沒颳颱風，入秋後一定會補上。而且，憋着憋着，不定就憋出個超大的來，比如去年的「天鴿」，今年的「山竹」。

颱風一來，驚天動地。然而，先於颱風來臨的，卻是一段深深的寂靜。寂靜的維港。無風。無雨。無色彩。

墨綠色的海面，如凝脂般，有輕而緩的蠕動，時而冒起一小朵一小朵白白的浪花。星羅棋佈的小島，再沒有一點蒼翠的精神氣兒，與緩緩蠕動的海水彼此相依。水面上除了如釘如樁死死咬住的躉船，一艘游動的船隻也沒有。

起伏的遠山，失去了往日的色彩。山體剪影模糊，似乎在膨脹，如潑墨，與漫天烏雲融為一體。或濃或淡，靜則有動，動則無力，彷彿混沌未開。

聳立的高樓，失去了往日的鮮活。一幢一幢，兀然而立，與港口裝卸集裝箱的塔吊混在一起，默哀似的，彷彿是在祭奠這死一般靜寂的海港。

從高處落地玻璃窗俯瞰，海旁多層的網絡狀的快速路上，不時飛駛過幾輛私家小車。要不是這點動靜，香江兩岸可就真成一幅水墨畫了。

昔日的繁華已然凝固。天文台掛了八號風球，可你看不見風在哪裡。一陣濃濃的海霧漫上來，連躉船、海水、遠山、高樓、塔吊都模糊了……

突然，狂風怒號，暴雨傾盆而下！

天漏了！天破了！天正經歷撕裂的陣痛！

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下子踏上了颱風的節律。一切人為的安排，曾經不可或缺的大事業、大人物，那些體現活力之都的經濟行動、社會交往、政治紛爭，都顯出自己的謙卑來。風球，成為城中唯一的話題。正所謂：

風捲黑雲雨打樓
滿城喧鬧驟然收
日來多少驚天事
不敵一枚八號球

迎戰颱風，是電視、網絡和手機朋友圈裡最讓人激動的口號。不過，對普通市民來說，這更多的是一種煽情的表達。香港有一整套成熟的防颱風指引，大家呆在應該呆的地方，一切就OK了。不管窗外怎樣的風雨如磐，雷電交加，你依然可以在空調房中，連着WiFi，愉快地刷臉書，玩微信……

於是，候風，賞風，惡搞，花樣百出，創意無限。有颱風的日子，差不多被當作節日過了。颱風帶來了不可名狀的震撼，也帶來了不可名狀的躁動和快樂。看來，在基建和服務靠譜的地方，從自然災害中找樂子，也是一種玩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會心的段子。「山竹」襲港前夕，微信朋友圈就被這個段子刷了屏：整個大灣區，都在等颱風，就像一個初戀的少女，等待男友，怕他不來，又怕他亂來……

颱風剛走，一則《颱風就像大領導》的段子又霸了朋友圈：1.要來的時候大家都事先知道。2.迎接的人都不敢怠慢，要開會研究部署，做好充分準備，生怕有絲毫紕漏。3.人們時刻關注它的行程，一般都是姍姍來遲。4.說來還不一定來，隨時可能改變路線，但準備工作必須做好，寧可備而不用。5.即使來了呆的時間也不長，轟轟烈烈地來，隨便轉轉就走。6.派頭都很大，媒體都爭相跟蹤報道。7.結束了還要留下很多問題讓人整改。

香港的颱風，來得快，去得也快。剛剛還是狂風暴雨，滿大街仍舊斷枝殘葉，一旦天文台改掛三號以下風球，人們就自覺奔赴在上班途中了。無須上班的，也走出家門，三三兩兩，義務清理遭受颱風肆虐的環境。大街小巷重新熱鬧起來，彷彿一場嘉年華之後，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又開始尋常的生活。

太陽，非常突兀地冒了出來。彷彿是不甘心這陣子受了暴風雨的委屈，在雨洗後的天空，放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寂靜與爆發，都歸於一笑。再猛烈的風雨，終將消失於平靜。在這動靜轉換中，蘊含着無盡詩意——

墨雲漫染起西東
車水馬龍轉瞬空
失卻千洲新舊色
了無百舸往來蹤
不甘寂寞山前雨
仗勢輕狂海上風
終是恢恢天幕啓
清輝一片向爐峰

詩詞偶拾

■ 李潔新

重慶山城遊兩首

序：內地重慶，峻山為鄰，長江作伴。其獨特風景地貌，遊人皆咄咄稱奇。受當地親朋盛邀，經港赴渝，窺仙女山芳容，走芙蓉洞曠勝，令人流連忘返，美不勝收。

觀仙女山

淡霧絲雨草整鮮，
遠川靜嶺暮靄染。
雲紗半掩山葱綠，
時隱剎現面色靦。
矮嶺雕樓隱翠筱，
細羊小馬步散懶。
清風縷縷紫煙渺，
乃是仙女舞步翩。

探芙蓉洞

峻嶺山巒吊車飛，
絕澗溪水盡清暉。
天造地塑仙人洞，
鬼斧神工景致美。
旱壁石瀑傳浪吼，
深山龍殿走蛇龜。
乳石晶皎芙蓉艷，
冰澈玉色閃異輝。